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　總目

卷一至六　書目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舉人臣謝錫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仕學規範總目　　雜家類五　雜纂之屬

卷一

為學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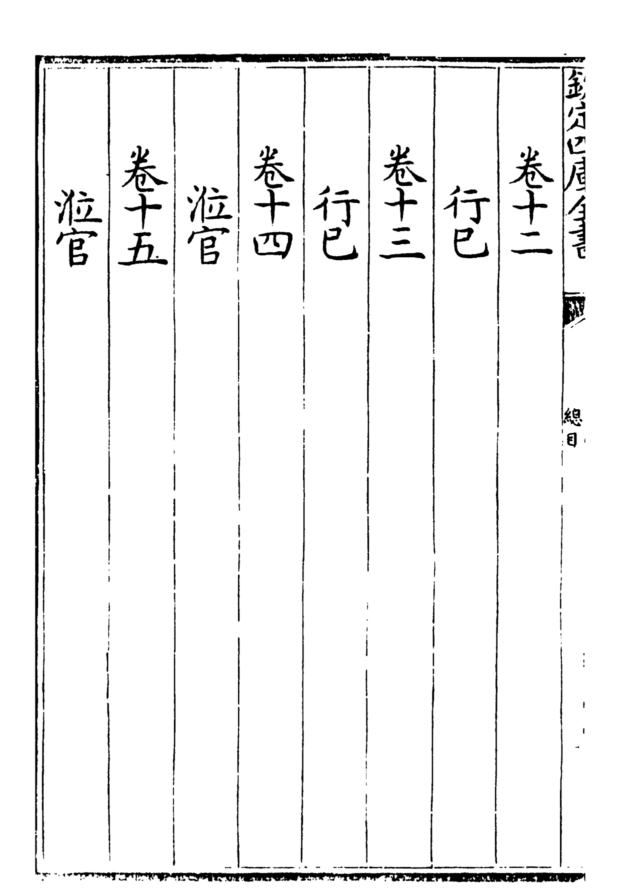
為學

卷三

為學

卷四
行巳
卷五
行巳
卷六
行巳
卷七
行巳

卷八
行已
卷九
行已
卷十
行已
卷十一
行已



卷十二
行巳
卷十三
行巳
卷十四
涖官
卷十五
涖官

卷十六

涖官

卷十七

涖官

卷十八

涖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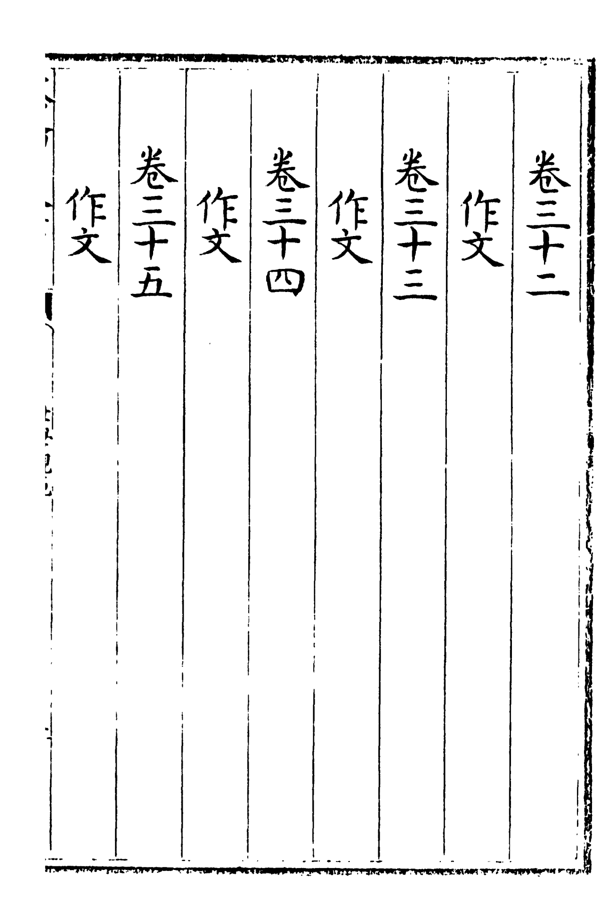
卷十九

涖官

卷二十
澁管
卷二十一
澁管
卷二十二
澁管
卷二十三
澁管

卷二十四
涖官
卷二十五
涖官
卷二十六
涖官
卷二十七
涖官

卷二十八
涖官
卷二十九
陰德
卷三十
陰德
卷三十一
陰德



卷三十二

作文

卷三十三

作文

卷三十四

作文

卷三十五

作文

卷三十六
作詩
卷三十七
作詩
卷三十八
作詩
卷三十九
作詩

卷四十

作詩

臣等謹按仕學規範四十卷宋張鎡撰鎡字功甫本成紀人流寓臨安循王俊之諸孫也官至奉議郎直秘閣是書分為學行已涖官陰德作文作詩六類統載宋儒臣事狀並著出典所採九朝名臣傳諸書俱為修史者所依據故多與史合且可補其遺缺如所録范

仲淹鎮青社時設法免青民輦置之苦青民至爲立祠又趙抃治越州歲荒令貯米者反增價糶之而其後更賤民胥全活均云出四科事實又張方平知崑山縣收餘賦以給貧民而止民數十年侵越之訟云出哲宗名臣傳今其書皆不傳而三人本傳亦未載此類頗多均可以資攷證蓋與朱子名臣言行録體例雖殊而于當代文獻均爲有關者也乾

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編書目

太祖朝名臣傳

太宗朝名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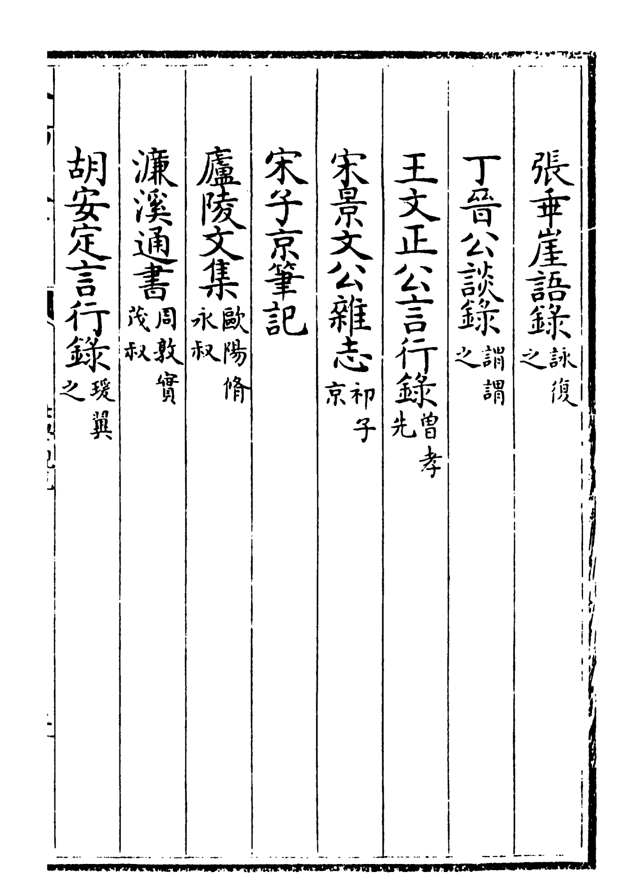
真宗朝名臣傳

仁宗朝名臣傳

英宗朝名臣傳

神宗朝名臣傳

哲宗朝名臣傳
徽宗朝名臣傳
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魏彥惇德允編
皇朝類苑　江少虞編
皇朝名臣言行錄　朱熹元晦編
楊文公談苑　億大年
小畜文集　王禹偁元之



張乖崖語錄 詠復之

丁晉公談錄 謂謂之

王文正公言行錄 曾孝先

宋景文公雜志 祁子京

宋子京筆記

廬陵文集 歐陽脩永叔

濂溪通書 周敦實茂叔

胡安定言行錄 瑗翼之

胡安定孝行錄翼之編
程氏遺書顥伯淳 頤正叔
程氏外書
横渠理窟張載子厚
横渠語錄
臨川文集王安石介甫
范忠宣公言行錄純仁堯夫
元豐類槀曾鞏子固

王氏談淵 陶樂道
杜氏談錄 滋務之
麈史 王得臣彥輔
孫氏談圃 外君孚
倦遊雜錄 張師正
涑水迂書 司馬光君實
元城語錄 劉安世器之
元城譚錄

南都道護錄胡珵編

名賢遺範錄

東軒筆錄魏泰

節孝先生語徐積仲車

澠水燕談王闢之聖涂

韓魏王別錄王巖叟編

曾魯公軼事公亮明仲

鼂氏客語

和氏談選 平時

韓莊敏公遺事 王績汝

文昌雜錄 龐元英

三蘇文集 洵明允 軾子瞻 轍子由

南昌文集 黄庭堅魯直

夢溪筆談 沈括存中

後山文集 陳師道履常

後山詩話

李氏文集 廌方叔

師友談紀 方叔編

上蔡語錄 謝良佐顯道

龜山語錄 楊時中立

詩文發源 王直方歸叟

唐子西語錄 庚

曲洧舊聞 朱弁

李氏詩話 錞希聲

玉壺清話 僧文瑩

湘山野錄 僧文瑩

冷齋夜話 僧惠洪

泊宅編 方勺仁聲

陳氏詩話 輔之

吳氏詩話 聿子書

呂氏家塾記 希哲原明

永嘉文集 周行己恭叔

聞見前錄 邵伯温

聞見後錄 邵愽

步里客談 陳長方齊之

嬾真子錄 馬大年永卿

涪陵記善錄 尹焞彦明

龍溪文集 汪藻彦章

省心雜言 趙邦猷

許氏詩話 許顗彦周

分門詩話 李頎編

藝苑雌黄 嚴有翼

潛溪詩眼 范温元實

珊瑚鈎詩話 張表臣

石林避暑錄 葉夢得少蘊

石林燕語

石林詩話

古今類事 委心子編

古今總類詩話 任舟編
呂氏童蒙訓 本中居仁
折獄龜鑑 鄭克編
張橫浦語錄 九成子韶
張橫浦日新
四六談麈 謝伋景思
五峯遺文 胡宏仁仲
竹坡詩話 周紫芝少隱

蒲氏漫齋錄 大受

樂善錄 李昌齡 伯崇

韻語陽秋 葛立方 常之

夷堅甲志 洪邁 景盧

夷堅乙志

麗澤文說 呂祖謙 伯恭

仕學規範原序

士大夫多嬓天資至錯諸行事往往鮮合中道才非不逮徼法度也前言往行可儆可師佩服弗替如循三尺則幼學壯行焉往而不中節貌前修爲易與肆吾意之所嚮跌宕乖盭漫亡据依幸而擬擬亡間人猶以不能恕至如得聲名處貴顯有識將起賢者過之之歎斥規矩以覬全材屏範模而良器是圖世固無若事也仰惟熈朝累聖纘承一以姬孔道學造天下士名公碩儒間

風作興步武相屬其大者功烈在天銘立鼎彝誠未易闚測至如問學之冈深操行之端方政事之精醇與夫陰功隱德奇辭奥論流播簡冊者皆足以擅稱一時詒憲百世鎡天資庸樸粗知讀書日思放滌膏粱之習以從賢士大夫後是以寤寐前哲採摭舊聞凡言動舉措粹然中道可按為法程者悉派分鱗次萃為鉅編以便省閱夫致知必繇學故先之以為學學行之上也故次之以行已行已有餘斯可推以及人故次之以涖官為

政莫如德故次之以隂德有德者必有言故以詩文終焉謂其皆可為終身法遂目之曰仕學規範且析為四十卷庶幾口詠心惟趣向弗謬昭然中庸大學之可敬儼乎正人端士之在左右語不云乎過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余方用是自警亦願與同志勉焉淳熙歲丙申四月秦川張鎡時可序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一

宋　張鎡　撰

為學

司馬溫公光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晏元獻公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

中晏公請往府學仲淹嘗宿學中其教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息皆有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霸州文安縣主簿蘇洵年二十七歲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
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
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
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
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
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
橫上下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

之遲志也慼故得之精

慶歷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嘗語客曰某修學時最為貧窶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惟煑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朱昂侍郎甫弱冠辭親游學其父給錢二千以為行資徑入衡山書院服勤學問孜孜不怠夜則拾桐油子

然以誦書三年業成而歸復以二千納于父封識宛

然

司封郎中孔延之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壟上夜燃松

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

李待制行簡家素貧能刻志自學坐石上讀六經每至

夜分雖寒暑不以少易又聚木葉學書其筆法遒勁

聚書至萬餘卷多手自抄寫人謂之李書樓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

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可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祠部郎中强至字幾聖少有志節力學問年二十舉開封府進士黜于禮部退而嘆曰非有司之罪吾術未善耳乃益自刻勵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吳俗喜遊嬉請謁公閉門一切謝絶當食不揚匕筯蚊蟲嚼膚

不一舉手撲之曰是皆害吾學之功後果中上第

范忠宣公純仁娶天章閣待制王質之女封魏國夫人

公既娶為學益篤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

復石介李遇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

分不寢一舉登皇祐元年進士乙科後公貴魏國猶

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

燈煙迹也

盛文肅公度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休未嘗釋手

或勸之少休則曰吾自樂此非以為勞也

衛尉寺丞向綸雅有奇節不妄交自念世禄子弟溺志膏粱之間乃晝夜刻苦于學日誦數千言一記輒不忘

虞部郎中李虛舟家貧無書假本於人必手自抄錄夜則絃誦長為辭章頗出流輩（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希哲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

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

天之所由定也宋景文公雜志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

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

文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

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弗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

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

可至也並出廬陵文集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出濂溪通書

安定胡先生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安定先生自慶歷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

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為先故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並出胡安定言行錄

程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

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盖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

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室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

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遜以養其體

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

脉皆所未備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嘫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

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為死灰

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

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三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始得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置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

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

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

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

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令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令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今人多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唐棣初見先生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已上出程氏遺書

仕學規範卷一